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三

列傳

元 三十七

賀仁傑

賈實喇

劉哈喇巴圖爾

舒穆魯明里

謝仲溫

高觴

張九思

王伯勝

賀仁傑字寬甫京兆鄠人父賁有才略善攻戰關中兵
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為大塚收瘞之嘗治室
于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
雲南駐六盤山持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
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
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世祖即位
授賁總管京兆諸軍鄂囉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仁傑
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納顏皆著勞績與董文忠居中

事上同志協力多所裨益帝深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
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
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分兵
進攻哈坦奇爾濟蘇領東院攻釣魚山布哈李德輝領
西院攻重慶德輝至釣魚山受王立降東院誣奏德輝
越境邀功并下立長安獄仁傑為言于帝帝召樞臣責
之曰汝等以人命為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
等亦從之立至仍以為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

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
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
童女充後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為
民害仁傑皆奏罷之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
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上都留
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進中書右丞僧格用事
奏上都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呼魯古爾及仁傑廷辨仁
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呼魯

古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為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責譴其妻劉沒帝欲為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相敬如初大德九年請老以子勝襲仁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追封雍國公諡忠貞延祐六年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實喇燕之大興人歲甲申從睿宗于和琳典司御膳
以其鬚黃賜名實喇甚親幸之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
二局命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卒追
封間喜郡侯諡敬懿子酬尼賁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
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已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
封臨汾郡公諡顯毅子和爾齊智勇絕人額呼布格之
叛出其家名馬以助軍從幸和琳中道值大風晝晦敵
猝至擊走之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為本曰重農為本

何為先曰用賢為先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
事仍領尚膳使卒子圖沁布哈襲世職為尚藥尚食局
提點世祖以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
從征納顏軍次杭愛敵猝至帝令急擊之擒其首將以
歸移軍輝罕敵兵千人鼓譟以進圖沁布哈奮擊身被
十餘創猶力戰復大破之杭愛叛者請降衆議誅之圖
沁布哈獨曰杭愛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
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然其言升同僉宣徽院事每

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令察宿衛士有才器者以聞
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成宗即位諸侯王會于上京
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不曲當帝喜
曰宣徽得圖沁布哈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大德九年
朔方克魯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于內
府身往給之全活數萬人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
邊以圖沁布哈明習事宜使即軍中與主帥定議分給
之諸部大悅拜宣徽使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

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圖沁布哈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遂得免延祐四年朔方復被風雪為災圖沁布哈請賑之如大德時時特克實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賜特克實海舶圖沁布哈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又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大官羊錢萬緡充其價執不可于是怨之者衆英宗即位特克實竟譖

殺之後特克實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追封冀國公諡忠
隱後進封冀安王加封其曾祖實喇祖酬尼賁為絳國
公父和爾齊為臨汾王

劉哈喇巴圖爾河東人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
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喇鄂拓
克齊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錫里濟叛宗王布色特穆
爾奉命往征帝諭哈喇巴圖爾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
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

為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
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行
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
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辭去馳至王所及將
戰從王請甲王曰帝不與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
哈喇巴圖爾不肯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陳乃守營帳如
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
見其介而馳使人問之免胄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興

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
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既獲錫里濟命哈
喇巴圖爾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載以賜既
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
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以功授和琳等處宣
慰副使二十四年升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
省以和琳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奏用奇
卜帝曰錢穀非奇卜所知哈喇鄂拓克齊可使也遂偕

奇卜往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來報與奇
卜南行六日止巴爾布拉克地距海都軍五六十里奇
卜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喇巴圖爾見其有二心
潛遁去奇卜遣騎追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護之至鹽
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更其名曰察
罕鄂拓克齊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居二年
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納顏故地曰阿巴拉呼者產
魚吾今立城而以額斯琿哈努森奇爾濟蘇三部人居

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
兒或曰哈喇巴圖爾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
承帝曰然則哈喇巴圖爾可也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
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授咸
平宣慰使元貞元年拜御史中丞行至懿州卒

舒穆魯明里契丹人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為近臣非篤
敬素著者不得掌明里祖赫魯事太祖睿宗嘗求之于
帝帝聽往敕之曰皇子方總兵闢地朕輟爾以事之能

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汝身矣後從太宗西征
在道絕汲赫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睿宗問曰何
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中統初明里入見
世祖令侍臣送明里于裕宗且曰此親臣之子也今以
事汝令典膳事裕宗嘗入侍從者十人四人列于明里
上帝曰第五人非明里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
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比出侍
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

赫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
來耶授典膳令食尚書祿以老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
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
迎降從攻西京力戰先登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軍校
拔其矢剗牛裸而納諸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
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噶齊仲溫略
涉書史初見世祖于野狐嶺命備宿衛己未大軍圍鄂

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習魚以充膳帝
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
夕帝聞敵軍譁命警備仲溫奉繩牀帝憑其肩以行至
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至元九
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
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二十二年改淮東宣慰使
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入見帝
曰汝非謝仲溫乎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

將復官乎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有孫巴鄂特幸陛下
憐之即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

高觴字彥解渤海人父守忠國初為千戶歲甲戌從親
王昆布哈攻黃州歿于兵觴事世祖備宿衛至元初立
燕王為皇太子詔選才儁士充官屬以觴掌藝文兼領
中醞宮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
十八年授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
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哈瑪特留守大都專權貪

恣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觸宿衛宮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視觸等皆不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不伏觸恐有變乃與尚書張九思集衛士持弓矢為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觸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觸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

子來誅阿哈瑪特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闕觴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鄂勒哲賽音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觴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已被殺觴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黎明觴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

遣亟還高和尚等尋伏誅久之遷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
年九思入備宿衛裕宗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
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宗庫藏金帛分授東宮置都總
管府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世祖巡幸
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哈瑪特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
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建德門
直趨東宮傳令啓闕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主者不得

擅啓闕賊知不可紿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哈瑪特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爲九思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坐誅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于帝乃止九思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爲賊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辨之得不坐是

年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守衡保定劉
因曹南瓜尔佳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官官屬二十二
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
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衆以為
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成宗嗣位改詹事
院為徽政以九思為副使會修世祖裕宗實錄命兼領
史事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

卒

虞集撰墓誌云贈
魯國公諡忠獻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幸
因以弟入見命使宿衛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
名伯勝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帝曰此兒他日必知
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納顏以功授拱衛
直都指揮使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
及伯勝為指揮使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
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輦然伯勝率衛卒出
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壅闕以塞門分決

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丞相鄂勒哲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梁王傳武宗即位為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拜遼陽行省平章遼陽省治懿州俗弊陋民不知學伯勝至為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教之擇隙地為館廩度閑田百頃募民耕種以給廩餼歲大旱齋戒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復召為大都

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乞留不報民涕泣而去至治二年
奉詔監修文武樓叔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卒追封
薊國公諡忠敏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四

列傳

元三十八

尚文

申屠致遠

雷膺

胡祇遁

王利用

暢師文

張焄

袁裕

張昉

郝彬

高源

楊湜

吳鼎

梁德珪

尚文字周卿保定人張文謙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至元
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于世祖詔文與諸儒採
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
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明年朝儀成帝臨觀之大
悅遂為定制十九年進戶部郎中奏罷懷衛竹稅提舉

司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祕其章不發特濟格阿薩爾等知之請收内外百司吏案索天下埋沒錢糧欲因以發其事文拘留祕章不與特濟格聞于帝命宗正色徹肯取其章文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奸也且特濟格乃阿哈瑪特餘黨賊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御史大夫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頓首曰臣等

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
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特濟格受人
金竟坐死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
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遣文往按平章堅不服且訐
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
章勲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
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
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

即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各杖遣之尋

授河北河南廉訪使大德元年

河渠志
作三年

河決蒲口臺檄

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自陳留抵睢陽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

性遠築長堤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一時被災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自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七年召拜中書左丞奏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

按釋老傳序云曰禪曰教各守其業唯白雲宗白蓮宗頗通奸利蓋釋教中之一門也

與

民均役西域賈人有奉珍珠求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
顧謂文曰此所謂雅庫特大珠也一坐傳玩文竟不為
動因疾告老歸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
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進中書平章
政事致仕明年卒

按富珠哩卽撰神道碑
云追封齊國公諡正獻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
湖經略使薦為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至元

七年

按崔斌傳至元四年出守東平六年僉樞密
院事尋僉河南行省事本傳作七年恐悞

崔斌

守東平聘為學官十年授太常大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博囉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舉為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改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為謝致遠怒絕之西僧嘉木楊喇勒智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

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拜江南行臺御史江淮行省宣慰使却顯李兼愬平章蒙古岱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蒙古岱鞠之繫獄抵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將釋之蒙古岱帶脅以勢致遠不為動竟脫顯等械僧格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約蘇穆爾僧格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還訊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其誣僧格氣沮江西行省平章瑪哈穆特於

商稅外橫加徵取呼遜籍鄉民為匠戶轉運使盧世榮
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
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
遠近立為定制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官醫
學職員皆自致遠發之大德二年僉准西江北道廉訪
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
書萬卷名曰墨莊所著忍齋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
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

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少孤母侯氏織紵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掌書記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膺為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元二年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十四年出為山南湖北道提

及無辜或強籍新民為奴隸膺出令得還為民者以數
千計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
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以母憂去官
明年起復授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蘇湖多雨傷稼
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行省謂其
數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
職也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旋致仕歸老于山陽成

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為稱首多所
建白大德元年卒於京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子肇順
德路總管府判官

胡祇適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于名
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為員外郎至元元年授
應奉翰林文字調右司員外郎時阿哈瑪特當國進用
羣小官冗事煩祇適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
事以是忤權貴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

以歲賦不辦責之及蒞職乃以最聞累擢荆湖北道宣
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不軌祇適察其寃坐告者
十九年改濟寧路總管上軍政八事于樞府曰役重曰
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
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為定式濟
寧移治鉅野縣自經干戈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祇適選
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講論期變其俗久之升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厲士

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尋告歸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適為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事世祖於潛邸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

訴于上利用辨愈力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
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
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為四川提刑按察使都元帥塔爾
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為奴民屢訴不決利用承檄覆
問盡出為民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減職田租額站戶
之役于他郡者悉除之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
教婦指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
哉訊之寃果白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

按本傳中統
初後即紀成

宗大德二年又複紀成
宗朝叙次疑有脫誤

起為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

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
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
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
納之尋卒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于恕稍有得廉希憲
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
國賓其人也武宗即位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師
文幼警悟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相友
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圖奇其才辟為右
三部令史十二年已延伐宋選為掾從定江南及歸舟
中惟載書籍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六年除潼川
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取師文獨不
受二十三年入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
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

法三十一年改僉山南道廉訪司事松滋枝江有水患
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民困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
流悉罷其役駙馬伊都呼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
惡者流之大德七年以疾家居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
林侍讀學士至大元年預修成宗實錄三年請補外除
大平路總管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
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盈屋師文曰一官數口悉散之
皇慶二年復召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奉旨撰王勃成道

記序延祐四年考河南鄉試歸卒於傳舍追封魏郡公
謚文肅子曰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
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
害切至遂獲免徵中統元年辟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
控案牘至元八年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
雨炤始至甘雨霑足屬邑有桀黠吏挾官府肆為暴橫
炤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行

省左右司郎中丞相安塔哈領軍進攻瓜洲鎮江焄運糧儲給戰具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珠攻之宋將李庭芝棄城遁泰州焄領兵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升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商議行省事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焄撫綏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五年卒追封清河郡侯諡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毆人至死者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于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于執政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奴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奴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

府判官洧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
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坐以大逆寘極刑者七
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
可悉歸罪于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部使者錄
囚至縣疑其太寬裕陳其狀于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授
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
流離載道裕請於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民
德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

者則為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為農
十八年調知南陽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
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
捕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嫉惡不少貸如此二
十一年卒于官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性鎮密確然有守嚴實行臺
東平辟為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者事覺逮捕註誤甚
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

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民衆事繁簿書填委謾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事無留滯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他適俄而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昉力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至元元年入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別能否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饒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尚書省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

典憲時皆宜之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卒封東平郡公
謚莊憲子克適平陰縣尹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宗宿衛
擢揚州路治中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侵揚州境彬討
擒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盜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
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盜御史薦彬同知淮西宣慰
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
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為姦

利誅求無厭彬為總管入見請授憲司糾察以革其弊
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鹽利
兩淮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
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理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
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
定河南江商市易之法著為令入為戶部尚書拜中書
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家居七年
仁宗朝召為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卒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幼孤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授衛輝路知事升齊河縣尹有遺愛累遷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劾常州路達魯噶齊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哈瑪特以他事誣源既繫獄時源所居隣里多阿哈瑪特親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哈瑪特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千

萬緡至元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人蒙其利授
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吏
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為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
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
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命掌其條制四年遷左
司提控掾請嚴賊吏法至元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
錢穀以湜為員外郎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

出入之筭每月終上之遂定為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
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
請以五十兩鑄為錠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
司為尚書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
籍定賦役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寢易其可以昔時
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為平湜心
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

吳鼎字鼎臣燕京人至元十七年入東宮為宿衛後積

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
鼎往賑之朝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曰民得
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
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易米以行至大元年改
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
迴嶺以取捷徑遣鼎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
跡久絕非乘輿所宜往太后命寢其役三年召授同知
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任者率多取

贏昂治之一無私浙有兩富豪曰朱張

海漕萬戶朱清張瑄也

家

多貸與民錢後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昂力為辨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進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封薊國公諡孝敏

梁德珪字伯溫

續通鑑云一名溫都爾

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

順聖皇后宮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中書左司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三十一

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辨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不爽帝閱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對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帝感悟為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即位以安靜為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撫

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慷慨引咎

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復位

按續通鑑載大德七年坐受朱

清張瑄賂罷戍遠邊八年復為平章政事蓋即此時也本傳特隱約其詞耳

既至帝問卿安

在德珪涕泣不能語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卒于

家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五

列傳

元 三十九

劉因

吳澄

程鉅夫

趙孟頫

鄧文原

袁桷

曹元用

齊履謙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父述刻意問學邃

性理之說中統初劉肅宣撫真定辟為武邑令以疾辭

因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

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

真定因從之遊

按畿輔志云彌堅應城人元兵徇濮上招致而北因家真定為人清苦嚴重學

問醇正文學質實屢以忠孝之道訓迪諸生化服者衆謹附識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

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

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其學之所長

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

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早喪父事繼母
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
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
因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為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
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薦于朝至元十
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初裕宗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
教近侍子弟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病辭歸二十八
年詔復召為集賢學士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向者先儲

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
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
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也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
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
獨是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使者持
恩命至因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
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不惟臣子之心不安而蹤跡高

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
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
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
廷不强致帝嘆曰古有所為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按陶宗儀輟耕錄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
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
因不受集賢之聘或問之曰
不如此則道不尊謹附識越二年卒無子聞者嗟悼

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
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

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煜

按元明善傳云其先自豫章豐城遷崇仁

七世祖周生子璿璿生煜煜生鐸鐸生

初居咸口里當

華蓋臨川二山間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

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

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既長通經傳知用力

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

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至元中程鉅夫奉詔

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
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
元貞初游龍興按察使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
其問答數千言行掾省元明善嘗問澄諸經奧義嘆曰
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
選延於家親執饋食曰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
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到官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
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

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
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
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
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遷司業用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
學教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
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
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
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

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
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
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英宗即位起遷翰
林學士有旨集善書者粉金為泥寫浮屠藏經詔澄為
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
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
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
品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

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
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
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
可以示後人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
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
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
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
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今省部之設
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攷古時乎澄已有去志
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
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
留意宴罷即出都中書官遣驛追不及而還澄弱冠時
嘗著書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
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

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
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
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
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
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
與郡邑之所經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
數千里來學山中者常不下數千百人少暇即著書至
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

鑒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
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
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
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
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厯三年朝廷以澄耆老
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卒追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子文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翰林院國
史館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之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命給筆札書二十餘幅以進帝竒之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聰明有識改授應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皆為朕言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至正二十九年奏

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
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
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三年見帝首陳
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
參用南北人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為參
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
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
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為侍御史行御史

臺事求賢於江南

按世祖紀程鉅夫為侍御及訪求江南人材在至元二十三年本傳序次

在二十四年立尚書省後與紀互異

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

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鵬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之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僧格專政法令苛急鉅夫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

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之意也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
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
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
權罷言利之官行卹民之事於國為便僧格大怒奏請
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三十年遷閩海道肅政廉訪使
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至官
首治行省平章家奴為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

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
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雲
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
詔鉅夫撰其文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尋召赴闕賜對便殿留為翰林學
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錄二年旱應詔陳桑林六
事忤時宰意帝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事
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孟參政許師敬議行

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
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之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敕
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卒泰定二年追封楚國
公諡文憲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後也五世祖秀王
子偁生崇王伯圭及孝宗伯圭賜第於湖州故孟頫為
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訾仕宋皆至大官孟頫
幼聰敏讀書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

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

按徐象海兩浙名賢錄云成進士為

潤州錄事參軍

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

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采煥發世

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時方立尚書省

世祖紀作二十四年

事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心所欲言矣詔集百

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

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

去至十餘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餘年後必至復

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
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
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或以孟
頌年少來自南方輒議國法意頗不平孟頌曰奉詔與
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
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二十四
年授兵部郎中時至元鈔滯澁不能行詔與尚書劉宣
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及諸路

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大忤丞相
僧格意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
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聽孟頫進曰虎臣前守此郡多
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全事
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僧格當鐘初鳴
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
官遽引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
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

也僧格亟慰之使出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馬跌於河
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二十七年遷

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

五行志作泉
州及武平路

尤甚地陷黑

沙水涌出人死傷無算帝時駐蹕龍虎臺遣鄂爾根薩
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僧
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
對莫敢指切時政孟頫與諤爾根薩里勸令奏帝赦天
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諤爾根薩里入奏如孟頫

言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素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悞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

書是賢於夢炎遠甚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可賦詩
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
國責留夢炎不言今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
日何以辭其責侍臣中慷慨有大節又為帝所親信無
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公必
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
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

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帝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召還命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後帝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等論文學士以孟頫比唐李

白宋蘓軾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
旁通佛老之言皆人所不及有間之者帝初若不聞又
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其事帝曰趙子昂
世祖所簡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
世此屬啾啾何也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
夫以翰林承旨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
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令書孝經
明年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所著詩文清邃奇逸篆籀

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其畫山

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綴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按書史會

要補云孟頫妻管氏善辭章亦能書仁宗嘗取其書合孟頫及雜書裝潢成帙識以御寶命祕書監曰使後之

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者謹附識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

十五通春秋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冠四川士至

元二十七年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五年擢應奉翰

林文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尋授江浙儒學提舉皇

慶元年召為國子司業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
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遷翰林
待制踰年出僉江南浙江道肅政廉訪司事屢雪冤獄
吳興民夜行巡邏者執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
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問刺汝者何如
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家人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
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
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及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

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克充其半餘皆取之民間時轉運司官得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聽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至治二年召為集賢直學士地震召議弭災之道文原復申前議請罷權茶轉運使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以疾致仕歸屢召不赴天歷元年卒諡文肅文原內嚴而外恕

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
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
家終身不以語人子衍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文原嘗
自題其居曰素履人遂稱素履
先生為文精深典雅詩簡古而麗正行草書早法二王
後法李北海虞集云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已西翰墨
擅一代謹附識陰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

袁桶字伯長慶元人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大
德初閭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
建南郊桶進十議曰天無二日既天不得有二五帝不

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
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
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
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
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
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
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
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長為辛作郊

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

也作北郊儀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

書

按張溥名臣奏議有表
桶上國學議本傳不載

久之遷集賢直學士改翰林

直學士至治元年拜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桶在詞林

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

容居士集四年卒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

曹元用字子貞汶上人幼嗜書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寢

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為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薦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為三俊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

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彩為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為寢有室宜以今室為寢而更營大殿于前為十五室

按祭祀志云以今殿為室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餘以次為室與本傳所云較異

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特克實之變賊黨俱至京師收百司印趨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屈從泰定二年為禮部尚書遇大朝會為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

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為
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謂國家
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嚴考覈以收真才之
用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祀
嘗蒸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以惜費
而廢禮乎三年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
元用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
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

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拜翰林侍講
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纂集甲令
為通判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
天歷二年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
帝甚喜卒封東平郡公諡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子偉儀

齊履謙字伯恒

按一統志作
魏郡沙鹿人

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

從父至京師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

歷盡曉其法十三間聖賢之學自以窮理為務至元十

六年初立太史局

按百官志立太史院在至元十五年

改治新厯履謙補

星厯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間以算數莫能

對履謙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厯既成復預修厯經厯

議二十九年授星厯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

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

鳴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

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

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厯事三年八月朔時加己依厯當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

按成宗記及天文志並載是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與此互異

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

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厯日當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而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

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
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厯法以
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七年

八月戊申夜

成宗記及五行志並作辛卯夜

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

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
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
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禳禱也時成
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始立南

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升授時郎秋官正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

復命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
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為之動容自履
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遂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
者於是復以履謙為國子司業律已益嚴教道益張每
齋置伴讀一人為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
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為次第履謙曰不
考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等法
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

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
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
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然後
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
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至治元年
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
罷官吏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
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

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為太史院使天歷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厯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厯律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

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記六卷
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
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
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
外篇微旨一卷授時厯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
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
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厯書二刻著二至晷
景考二卷授時厯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

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
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郊廟之樂沿襲宋
金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
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
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
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
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
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

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
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
南郡公諡文懿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六

列傳

元 四十

崔斌

崔彥

葉李

燕公楠

馬紹

姚燧

郭貫

瓜爾佳之奇

劉賡

耶律有尚

郝天挺

張孔孫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

按一統志云弘州馬邑人或之兄也

性警敏多智畧

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布琳濟達戍淮南斌
領騎兵覘敵形勢潛出襲之多所殺獲授總管中統元
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帝嘗命安圖舉漢人識
治體者安圖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無有
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當何先

斌曰在任相帝問誰可為相者斌以安圖史天澤對帝
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耶今近臣
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
安圖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按宰相年表史天澤入相在中統二年
安圖入相在至元二年傳蓋統言之耳除斌左右司郎

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數言決之凡所獻
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哈瑪特
立制國用使司專以掎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於獄歲大祲徵賦如常年斌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賑民饑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為便又議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

餽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
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實不堪命宜減其半從之
十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充
宣慰使巴延既渡江分阿爾哈雅定湖南以斌為行省
參政圍潭州攻西北鐵壩阿爾哈雅中流矢不能軍

阿按

爾哈雅傳云流矢中脅脅戰益急奪其城與此互異斌以軍夜集柵下誓師銜枚

潛登鐵鑊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斌
挾盾先登阿爾哈雅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曰

潭人膽破矣若斂兵許其來降則重湖以南連城數十
可傳檄定也從之即遣人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捷聞
進行省左丞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衡
山以南寇賊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誅其首惡脅
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哈瑪特擅權日甚
斌從帝至察罕淖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
治安之道在得人因極言阿哈瑪特姦蠹帝令御史大
夫姜衛樞密副使博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罷

天下轉運司四海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炎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遷斌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蠹國漁民之政悉加釐正仍條具以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据據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子良知威恩孫敬皆為大官

崔彥字文卿小字拜特穆爾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

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及還首言呼圖克岱爾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奉旨鈎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

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皆從之二十年
復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
以司喉舌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
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三曰樞
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
望者為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博訪南
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
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

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
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
目宜擇蒙古漢人之重厚者分居其任言動必書以垂
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姦人無所顧忌宜
定律令為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若徒省一員併一
職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以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
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
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

萬戶乞降詔招集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
悉為阿哈瑪特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拔擢十
三曰簿錄奸黨貨財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
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
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
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
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
致勢均十七曰阿爾哈雅總制兵民子姪姻黨分列權

要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官吏亦當量
轉他所勿使久據荆湖十八日銓選彙奏賢否莫知自
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即日命中書行其
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又言江南
盜賊相挺而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
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
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
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晚

世祖以為不切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井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丞宜停罷又言宋文忠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以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

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多以賄進其昆弟故舊妻族
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令兩
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又僧格所設衙門
其閑冗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又大都高貲戶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
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宜核實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容
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
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詔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

法皆從之二十八年復遷御史中丞或奏行御史臺言
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榜掠多死又俘掠
人財迫通處女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
人不在原例宜明白定罪又言昔行臺御史周祚劾尚
書省官蒙古岱嘉暉達尼雅斯拉鼎默呼奸賊尼雅斯
拉鼎默呼反誣祚以罪遣人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
祚于噶達蘇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琳遇亂走還
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閱其狀詞為

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又奏尼雅斯拉
鼎默呼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
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胥卒
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
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者五百餘人近遣舍哩按問悉皆
首實請死天下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
實僧格及其克黨所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請將此三人
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

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
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
諸司必給印文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裕
魯伊納克巴延徹爾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
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
司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許控諸司故反
覆牽延事久不竟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從之中
書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帝曰崔或不受於言惟可使

任言責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請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有寶泉提舉張簡父子訟或不法十餘事奉旨就辯中書或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牘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拉氏之家

按裕宗后及楊桓傳並作穆呼

哩曾孫碩迪家扎拉即穆呼哩氏也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

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授成宗或以久任憲臺

乞遷他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大德元年或
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守
正不阿人往往疾之遂以病力辭成宗諭之曰卿勉為
朕少留二年加平章政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
忠肅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
替出于柳理宗下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
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

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顯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大怒知書橐出于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姜衛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大悅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二十三年徵至京師召見披香殿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成

敗得失之由世祖首肯命五日一入議事時罷各道儒
司李因奏曰臣親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
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政須作養人才
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
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
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
可其奏納顏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

李庭傳從
從帝親征而將

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患

之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衆彼既親暱誰肯盡力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帝用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固辭許之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各許實封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恠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

罪以懲欺罔制曰可尋授尚書左丞賜大小車各一許

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

按輟耕錄載葉李入

京上書言時事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嘗進呈請以代闕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使用鑄板云

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人才

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

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

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

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

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
田里今無故聞徒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
之利也帝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
遠夷得之無益且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
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進平章政事李復力辭
許之於是僧格為尚書丞相顓國政李與之同事莫能
匡正會僧格敗事頗連及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
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為千

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今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李還至臨清帝復召為平章政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李前後被賜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

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至
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簡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

三年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二十二年

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音囊嘉特命參大政

辭乞補外累除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為邊陲故

多閑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

按食貨志

云立洪澤南北三屯設萬戶府以統之事在至元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

八道勸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劾江西營田使沙布鼎
貪橫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僧格既敗
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闕極陳其弊請更張以
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文問孰可
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鄂勒
哲可明日拜鄂勒哲為丞相以公楠平章政事固辭改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藏匿公私
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

丞釐正鹽法民便之二年移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還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圖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張啟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割隆興為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為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立尚書省

擢拜參知政事時更卽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璫
言其非便僧格怒曰杜璫何人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
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
亦不之罪今重罪璫豈不與詔書違戾乎乃得免俄為
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
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
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海都作亂其民來歸
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

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餒死此輩耶紹
徐曰南土地暖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
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
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
才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
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
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
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

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
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已有以一區授紹紹不
取僧格欲奏請賜之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
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既敗歎曰使
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後檢閱賂僧格籍獨
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
疾還家元貞初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
省明年卒

姚燧字端甫翰林學士承旨樞之從子也生三歲而孤
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止
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急為且許黜以女年十
八受學許衡於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
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
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文章固
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
見役者哉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曹奏召舊弟

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初為秦王府文學未幾
兼提舉陝西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
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
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
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註誤皆縱釋之人服其
明決調山南湖北道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元貞初以
翰林學士總修世祖實錄書成大德五年授江東廉訪
使移病太平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

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
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伯父樞
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改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卒于家謚曰文燧先在蘇
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
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年經而國
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
讐得三誤焉序于表首燧之學有得于許衡由窮理致

知返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燧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所著有牧庵文

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壠圻城

按輟耕錄燧在中臺時御史大夫謂曰天子以

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興利除害事未嘗有片言相及惟務舉薦何耶燧曰某所薦百餘人皆經世才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何屑屑興利除害為本傳不言燧為中臺御史亦不詳薦舉事謹識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大德初改僉湖北道事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

聰累遷河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因問廉訪使穆爾濟達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即位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官階以授有司皇慶二年出為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為集賢大學士至順二年卒封蔡

國公諡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瓜爾佳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瓜爾佳部少孤舅氏攜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暉授濟寧教授大兵南伐辟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被按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瓜爾佳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至元十

九年召為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為令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為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之奇言按察使控制諸路發摘奸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

原史
脫第

七條無可據
補姑仍其闕

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除翰林直
學士改侍御史二十五年拜吏部尚書明年卒之奇慮
精識審為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為不及為
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劉賡字熙載邢國公肅之孫也賡幼有文名至元十三
年以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累除監察御史時御史中
丞崔彥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
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遷翰林直學士

按續綱目大德二
年秋七月大雨河

決漂歸德屬縣田廣禾稼詔遣御史劉廣等塞之自
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此事本傳不載謹附識 六

年奉使宣撫陝西至大二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
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
請讓之廣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
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皇慶元
年加集賢大學士延祐間復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
會集議上尊號廣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歷元年卒

賡久典文翰當時太制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為朝廷所推重云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也祖父在金世嘗官東平因家焉有尚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至元八年衡除國子祭酒以教國人子弟乃奏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歸朝廷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學事居久之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寬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

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謂非有尚無足繼衡者乃
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
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增廣弟
子員遷有尚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
老辭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
職八年葬父還鄉里會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累
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有尚前後
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

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
聖人之道者皆屏黜之其教法壹遵衡舊而勤謹有加
焉身為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有尚既以年老力
請還家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謚文正
郝天挺字繼先出都魯別族父哈尚巴圖爾太宗憲宗
時累著武功為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
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勲臣子召見世祖嘉其容
止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及建省雲南

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
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
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
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
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拜御史中丞首陳紀綱之要
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馬禽之弱者易獲
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
鷹之患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

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減佛事獎農務本勵學
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出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
河南王布琳濟達為丞相待以師禮政化大行皇慶二
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寶錄五卷又
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子佑字君輔小字圖魯卜台由宿
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

按一統志
天挺孫忠

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
圖命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為金所并遷隆安

父之純東平萬戶府參議孔孫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
事官中統三年徐世隆奏帝宜增設宮縣及文武二舞
以備大典因詔世隆為太常卿孔孫以奉禮郎為之副
以董樂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為掾遷南
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褻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方
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
戰贖死朝論采之歷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
史行御史臺事至元二十二年安圖復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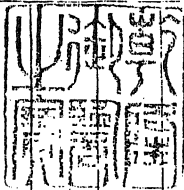
按安圖傳
復拜尚書

右丞相在至言于帝曰阿哈瑪特顯政十年親故迎合元二十一年

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尚書尋擢燕南按察使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召拜集賢大學士丞相鄂勒哲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爾果斯可為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畧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

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幣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為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之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嚕噶齊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祿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洒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用文吏故相安圖巴延和

爾果斯廉希憲等各宜增謚久之致仕大德十一年卒
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
及其立朝謹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六